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

人之有罪 情不可恕 彼自伏法
我獨何預 加以憤疾 是曰遷怒
判死投筆 見者始悟 哀矜庶獄
王政所務

或十

九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一

義十一

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

知過必改

傳曰顏子不貳過孔子稱之不貳者念起于中即念而改不復貳於行事也太抵過貴乎改過而不改真為過矣其過也可勝言哉是以君子一聞其過無不速改昔寇萊公準自少富貴享用過奢及拜樞密賞賚尤厚賓客聚觀莫不稱數獨一老妪潛然墮淚公驚問故則曰太夫人捐館時欲求一縷作衾極不可得安知相公有今日耶公撫膺大恸自此即折節從儉不復敢奢蔡文忠公平生好飲飲必至醉時太夫人已老心頗憂之一日存道先生過其治所戒以一詩曰聖君恩重龍頭選慈母年高鶴髮垂君寵女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何追公得詩大慚自此即戒酒非親舊不對飲終身未嘗至醉司馬溫公方五歲時孽一青皮胡桃孽不能脫一婢以熱湯沃脫之既而女兄從外來問為誰脫公曰某

自脫其父從旁叱曰小子安得謾語公自

此有省平生不敢謾語一切待人以誠徐節孝積初見安定先生頭容稍偏安定厲聲曰頭容要直公即悟曰頭容要直此心其可不直自此未嘗少曲其心或問立身行己之要必大書正直二字與之若數君者其於過也是有知而不改者乎

贊曰

日月之食 其更也明 人豈無過
改必以誠 設辭飾詐 遂非匿情
過上增過 善心曷生 不吝一語
貴乎力行

知善不為

傳曰應世真人曰取小所以就大積一所成億易稱餘慶必歸積善大抵善貴乎積知之不可不為為之不可不力譬如種物初雖至微灌溉培植不見其長有時而大當知於日用間誠不可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不聞元君之言乎元君曰人有善則心定體安十善則氣力強壯二十善

則無諸疾病三十善則所求皆得四十善則昌熾富樂五十善則子孫繁息六十善則遺厄得脫七十善則天神護之八十善則得地之利九十善則尊賢顯榮一百善則寶瑞降二百善則後代名布三百善則後代大富四百善則後代清貴五百善則後代長壽六百善則後代忠孝七百善則後代智慧八百善則後代道德九百善則後代賢聖一千善則後代神真二千善則身為衆人師聖真仙將吏三千善則為國師聖真真仙將吏四千善則為天下師聖真仙主統五千善則為鬼靈師聖真仙魁帥六千善則為神明師聖真仙卿大夫七千善則為諸天師聖真仙公卿八千善則為三天師聖真仙皇帝九千善則為元始五帝君一萬善則為太上玉皇帝是故前輩於善知無不為為無不力昔者丞相李昉嘗語人曰吾於論語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一句終身行之尚不能到即是嘗力行矣揚應之學士聞一善言必書而記即

是知無不為矣賈內翰黜以狀元及第自言得於文正者不欺二字平生用之不盡即是未嘗欺矣劉大諫安世以敢言得名自言得於溫公者至誠二字平生行之未嘗少離即是無不誠矣若使人人皆如諸君則積一成億夫復何難

贊曰

郭公善善 國何以亡 見善雖喜
用心不剛 悠悠害道 反昧否臧
是以君子 志於自強 惟日不足

汲汲皇皇

自罪引他

傳曰按經所說一切世間生死相續臨命終時未捨爰觸以前一生善惡俱時頓現大抵臨終所現境界即吾平日心地境界地藏罪珠即吾之心珠閻王業鑑即吾之心鑑且今作一不善焉嘗不往來常在留次手不聞趙普一聞道士牌末火字之言自知必是秦王庭美王韶一聞刀十八丈打過賢心下得否之語遽至發背而卒然

則自罪引他是有益乎昔趙業以明經中選授巴州清化令忽精神遊蕩恣然如夢被逮入冥初至即見妹婿賈夷在彼心已大怖蓋嘗與夷同殺一牛至是為夷所引欲與分罪夷詞甚辯無以自明俄見一鑑

贊曰

徑可丈餘懸於空中明見夷鼓刀業負門有不忍之色夷始伏業遂得還又有常氏美娘者其夫楚椿卿有一妾姓馬氏名春奴椿卿愛之常氏不勝其忿乘椿卿出以大杖捶殺之及椿卿死常氏改嫁程選將產凡三日子不能下方委頓間悅見馬氏在前常氏惶懼好語告曰我當初實無意殺汝時行杖者稍過遂盡汝命曷不少寬我耶馬氏曰我死實主母意胡可妄引他人持之愈急竟至不起然則自罪引他竟可免乎既知有罪曷若勿為乎

贊曰

孽惟自作 感本自貽 痛加悔艾
庶或可追 不思已過 反累人為
縱脫罪罟 上天難欺 分謗受惡

遷善之基

壅塞方術

傳曰所謂方術但凡挾術以求售者皆是也一語阻遏便不得售即壅塞也灌口白沙村有一泰山廟極靈齋祭殆無虛日一日有醫卜數輩同遊道逢一人極貧衆頗輕之其人忿然投身江中俄頃抱出一龍謂衆人曰汝輩各以醫卜救人疾急皆是近道此後於貧素之士切不得輒持二心嗚呼醫卜為術而神人謂之近道可壅塞乎又不聞雲安女龍之言乎昔翟乾祐在世時專以考召著名每念雲安一邑而江流之險乃有一十五處一日作法召其神俾悉平之是夕應召而至者一十四灘獨有一灘召不能至天師大怒必欲召之既至乃一女人義冠大袖慨然進辭曰天師稟天行化妾一水神何敢抗拒第有未安不容不稟觀君之意不過欲便舟楫而不知從事舟楫者日常倍利縱有少費不足為損洽江小民三四百家無田可耕無

桑可織全仰為人挽負以資其生今若盡平灘險在舟楫固甚便在彼小民其於衣食為如何太上之意必不如此深恐異時獲罪不免負累更宜裁之天師嘆曰汝之所慮非吾所及於是復命十四灘之神令各復其險是夕風雨哮吼雷震擊明日視之一十五灘驚波濤宛然如故以此觀之非獨方術不可壅塞但凡服力以糊口者亦皆不可壅塞也昔范文正公在浙西時兩浙饑殍殮相枕公以具俗喜佛事因召諸寺主僧諭以殺費工賤責令處處修造官亦大興工役倉廩吏舍之類亦皆葺之由是工技服力之徒日糊口於公私者無慮千數一方賴之不至轉徙公之意豈亦雲安神龍之意乎

贊曰

小道可觀 第恐其泥 君子之學亦必講藝 所謂方術 聖人不廢醫卜星曆 皆以濟世 我獨壅之難乎免戾

訛謗賢聖

傳曰賢聖有三在佛家言之三乘中人是也在道家言之五種仙是也在吾儒言之孔孟諸君是也立教雖各不同心地法門則皆一也不聞頗邪論所謂孔子是儒童菩薩顏子是光淨菩薩老子是摩訶迦葉之說乎嗚呼賢聖遠矣但毀其書即訛謗之也然佛家一書多有毀者何哉不過以其談空而言之也惜其不知如來性如虛空虛空性是如來具足真淨明妙虛徹靈通而住持真淨明妙虛徹靈通者如來也終日真淨明妙虛徹靈通而未嘗真淨明妙虛徹靈通者凡夫也僅能於諸所有一切空却必使赤灑灑露裸淨如虛空然後真淨明妙虛徹靈通了然却現上與如來一體無二孰謂為不然乎不聞龐老但欲空諸所有不欲實諸所無之說乎龐老前身是維摩居士維摩前身是金粟如來其為此言必非欺誑然於此有悟有不悟者特其根器人各不同也昔杜祁公不信

佛法每對客輒嘲笑張文定以為佞佛賢人有朱其姓者出入於二公之門嘗欲方便勸導祁公久而未獲一日公病召朱朱以讀楞嚴未了不即往既至公大怒曰楞嚴為何等書耶吾但知有孔孟而已朱出袖中首軸呈之公覽訖畢索餘軸不覺運盡十卷乃大嘆曰果奇書也因拉朱臂同謁文定責其不早以告文定笑曰譬如矢物既已得之不必詰其得之之晚公自此即若有得大加深信又有徐鉉者亦名士也未嘗知有佛書中主以一帙楞嚴授之曰久看當見精理旬餘復表上曰臣讀之數過如一器中傾入一器中此絕難曉中主哂之嗚呼祁公一覽而遽盡十卷徐鉉踰旬而不曉一字非根器乎

贊曰

人亦有言 護疾諱醫 聖賢立論
切中百非 既不能行 乃肆詆譏
陳賈議且 叔孫駁尼 言出重疑
奚其弗思

侵凌道德

傳曰按經所說昔者善射童子為修善陸行勤求一切善陸法徧參五十三位大善知識然後得證菩提善知識者是大導師一語之下能令漆桶底脫其為益也豈為小哉所謂道德即其人也非獨釋老為然自古知名之士亦未嘗有不因大善知識有以磨發激勵然後光華烜赫名聞千古如子房之於黄石翁武侯之於龐德翁李藥師之於虬鬚翁顏魯公之於張志和李太白之於賀知章杜少陵之於司馬子微是也然則道德於人為無益乎可侵凌乎昔尹公師魯講官大梁與老衲法眼禪師遊一日謂法眼曰某邇來頗以退靜為得法眼曰盍若退靜兩忘公即有省死生之際了然不亂節度判官朱炎久讀海眼未知趣入一日問講僧義江曰此身死後此心何在江曰此身未死此心何在炎即豁然遂能盡通一經之旨侍郎曾聞久慕禪悅未有所契一日謁圓悟咨決其事圓悟

檢出雲門趙州須彌山放下著兩則公案示之曾即豁然平生疑情至此始釋歐陽文忠不信佛老及守毫杜開后唐山隱者許昌齡有道延入郡齋日與之語每有所得自以為喜然則道德於人為無益乎

贊曰

道尊德貴 萬類所宗 惟忌與忌
有嫌于中 外示凌轢 蓋其凡庸
以借則逆 以傲則凶 宇宙雖廣
過惜厥躬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一